

## 论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的转型

首都体育学院院长 钟秉枢教授

各位专家,各位同仁,很高兴今天有机会站在这儿。但是,站到这个讲台也惶惶不安,因为,几个月前当我接到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的邀请,要在这个会上发言的时候出的题目是: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是优先发展传统项目,还是重点发展对抗和体能项目,或者是同时发展?在传统项目,足球、篮球、排球对抗项目和田径项目当中又有哪些优势和不足?我想回答这样的问题需要研究、需要探讨,特别是需要像今天肖天副局长说的,或许是片面的,但是深刻的剖析。

今天,我就试图从四个方面尝试回答一下这样的问题,或许是片面的。

第一,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目标已成功实现。

1979 年,我们国家恢复奥运的参赛,1980 年提出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的全面调整,1984 年提出奥运战略:“以奥运会为最高目标,缩短战线、突出重点、集中优势、发挥各方面积极性”;“不管什么项目只要能拿牌升国旗就要上”;“加强‘小、巧、水、灵、女’”;“以牺牲 3 大球的编制为代价,突出单项”。这是我们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实现的奥运战略。

在这样一个奥运战略的指导下,我们在金牌榜、奖牌榜上突飞猛进,北京奥运会获得金牌第一,伦敦奥运会获得我们境外参赛以来最优的成绩。而在这所有成绩中,集中在乒乓球、游泳、女子柔道等 7 个优势项目,7 个优势项目在历届奥运会到北京奥运会为止,获得 163 枚金牌中的 131 枚,占据 80.4%,也就是说,我们制定的奥运缩短战线、重点突出的目标已经顺利完成,完成了“奥运争光计划”,完成了战略布局的使命。

那么,这样的使命完成以后,接着出现了第二个要回答的问题是,是否需要转型。沿着这样的战略目标像田麦久先生前面说的高效率和高概率继续发展下去呢,还是需要转型了?

第二,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是否需要转型。

北京奥运会之后,田老师说了另外一件事,竞技体育不仅仅要局限于为国争光,还要肩负起国际责任。刘鹏局长 2010 年回答主流媒体提问时讲,在继续保持优势的同时,我们的项目发展需要均衡,基础大项、球类项目要有相当的水平。在备战伦敦奥运会的动员大会上,肖天副局长讲,假如我们在伦敦拿 60 枚金牌,足球、篮球继续滑坡,比北京还臭,老百姓不骂娘吗?这就提出了转型的问题。然而,十分遗憾,尽管北京奥运会后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但是,伦敦奥运会我们依然延续了优势项目占据重要的地位,而且,优势项目中女子柔道项目未获金牌,其他的项目占据金牌 68.4%。到伦敦奥运会结束,7 个项目总金牌数占到历届奥运金牌总数的 78.1%。

伦敦回来就出现了拿什么金牌的问题,金牌仍然需要,但是要什么样的金牌?

蔡振华副局长 2012 年 12 月在《求是》杂志撰文,明确回答了这样的问题。3 大球项目、田径等基础大项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巨大,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不满意,群众不满意意味着什么?北京奥运之前我们争金、夺银高效率的项目拿的群众是满意的,但是,北京奥运会之后再这样做群众就不满意了,群众满意是什么标准?教育界提出了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学习提出了同样的问题,那么,体育界同样。所以,蔡振华副局长讲这些项目不同于一般的项目,老百姓喜欢,发展这些项目体育界责无旁贷。肖天副局长在今年 5 月 29 日进一步阐述了中国特色竞技体育的发展道路:保持优势项目的领先,职业体育水平和办赛水平要上去,但是,比赛必须在高山滑雪等等这些项目上有声音、有地位,这些项目上不去,光在受众很小的女子项目上、冷门项目上,或在中国人和亚洲人习惯欣赏的地域性很强的项目上占据优势,不可能成为体育强国。2009 年 10 月当北京奥运会结束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当时还是国家副主席,就提到:举办奥运会中国下了一个决心,既然我们其他运动项目可以拿金牌,那么,足球一定要下决心搞上去,没有代表个人,是讲的中国下了一个决心,包括中国体育界,包括我们全国的期望。2011 年习近平同志在会见韩国民主党党魁的时候进一步讲他的三个愿望:中国世界杯出线,举办世界杯比赛,获得世界杯冠军。到了国庆期间,习近平同志会见印尼总统的时候再次提出希望国足跻身世界杯决赛圈。这不仅是国家领导人的希望,也是人民的希望,这样的希望就意味着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在拿什么金牌上必须转型。转成什么样?恰如田野副理事长开始讲的第一种方略。

接下来要回答的后续问题,我们竞技体育优势项目的经验是什么?球类项目、对抗类项目能上去吗?

第三,我国竞技体育优势项目的经验。

我们看两个优势。从运动训练的角度,教练员是训练的核心,我们优势项目不仅有金牌运动员,恰有一批金牌的教练员,这些教练员不是单个的教练员,是集合在统一旗帜下的教练员团队和教练员梯队。这样的团队和梯队,

其他项目有吗?其他项目形成了所有教练员集合在同样目标下的团队和梯队了吗?恰恰没有。这样的团队和梯队,一届一届传承下来。乒乓球的傅其芳带着他们的徒弟们,他们又带着他们的徒弟蔡振华,没有哪个不是自己的亲弟子。在透视跳水、体操、羽毛球、射击、举重等这些优势项目成功的时候,不能忽略背后的这种集合起来的团队因素,这样的团队换句话说讲,提高一个层面——显示了一种教练员行为中的宗族倾向,它有一定的拟制血亲关系。这样的权威是构建运动队中秩序的保证,团队格局的形成,而不是一盘散沙,这样权威的形成又给有效训练提出了可能。接下来就是信任,由于一代一代传承,有了这样的信任,在当前运动队普遍信任危机的情况下,这些优势项目运动队却恰恰形成了合力,建立了命运共享、同甘共苦的激励机制。在这样的宗族里,共同的目标、理念,所有成员组合形成了人力资本,自己特有的团队精神和文化,成员之间普遍的信任产生了集体的行动力量,而这样的集体行动力量是没有这种文化的团队所产生不了的。我们一些非优势的强队也有很好的教练员,也有是近亲的传承,但是,它只是族,没有形成宗族。足球是讲究配合的运动,个人能力固然重要,但是,团队合作才是比赛成功的关键,由此就带来了一个优势项目给我们的启示:要有文化传承、形成团队文化的优秀的教练员团队和梯队。反过来想一想我们的球类竞技项目,我们其他的项目是否有这样的团队,几乎看不到。

今天当郎平重新出山,出山不久就取得较好成绩的背后是什么?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从袁伟民到陈忠和再到郎平出现的这种一脉相承的文化遗产的团队。郎平是袁伟民的弟子,陈忠和是袁伟民的助理教练,而其他教练员在执教中国女排的时候缺少这样的传承,也缺少中国女排应有的气势和成绩。

第二个影响因素,急功近利与项目早期化专项训练特征。包括前面的一些学者提到了,我们竞技体育的发展要考虑人种的因素,要考虑人种的战略布局。但是,这种观点,无法解释我们游泳的孙杨,田径上当年的刘翔,以及游

泳、田径中其他运动员的成绩,无法解释我国的赛艇、皮划艇项目上的异军突起,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举重会长盛不衰,同样无法解释在技能上我们占优势的艺术体操、花样游泳为什么没有在上世界上占领领先地位和统治地位,无法回答这些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从训练学角度,我们应该看到一个更好的解释,运动项目规律中本身的特征。

第四,运动项目的训练规律。

郑晓鸿教授经过研究,对一些运动项目进行了分类,一类把它称之为早期专项化,一类称之为晚期专项化。在这些不同的运动项目中,从开始训练的年龄,开始专项训练的年龄,到达到最高水平的年龄是不一样的。我们注意到这些年龄区分的时候会突然发现,任何一个运动员取得世界级优秀成绩都要经过长达十年以上的训练。长达十年以上的训练中,有些是很快要取得成绩的,比如说我们取得优势的体操、跳水、乒乓球、羽毛球早期专项化恰恰符合了我们极短时间迅速取得成绩,因为,它正好是属于早期专项化训练的运动项目;而我们另外一些项目,由于急功近利,它恰恰属于晚期专项化的运动项目,如3大球及田径中的一些项目。由于我们的急功近利的过早的突出训练,破坏了它整体的训练节奏,青少年、少年时期、儿童时期更多的参赛,结果到了成年没有成绩。当我们总结所有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概括为,经过8年的奥运洗礼,中国竞技体育以奥运会为最高目标缩短战线、突出重点、集中优势,不管什么项目只要能拿金牌就发展的目标已经实现,迈向世界体育强国的中国竞技体育其发展应该转型为在继续发展优势项目的同时,突出发展集体对抗和体能类项目。

我国竞技体育优势项目近亲繁殖的团队特征,对我们发展体能类项目,教练员符合团队和梯队的建设,对运动对传统和文化的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我国竞技体育优势项目早期专项化项目特性,提示我们集体对抗性项目和田径游泳等体能类项目的发展必须避免急功近利带来的昙花一现和运动员早衰。

谢谢各位。

## 我国田径形势分析及发展方向

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 冯树勇博士

各位专家、学者,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很感谢组委会给我这次机会,在这里跟大家谈一谈中国田径的事。

众所周知,在竞技体育的赛场上田径是开展的最为普及与广泛,参赛国家与人数最多,影响力巨大的运动项目。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不论国家大小、不论富有还是贫

穷,任何一个地方和角落都有田径项目,而且,不乏耀眼的明星。比如,第12届世界田径锦标赛男子110 m栏冠军布拉斯·怀特,就是来自位于东加勒比海的列斯群岛最东端,人口不足30万,国土面积只有431 km<sup>2</sup>的无名小国巴巴多斯;再如,2003年巴黎世界田径锦标赛,男子“飞人”科林斯的出现,又使人们知道并记住了圣基斯和尼维斯这